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學源流論卷下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舒岱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翟灝

醫學源流論卷下

吳江徐大椿撰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為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為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為已得其秘大言不慚以

此動衆所謂道聽塗説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矣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為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説黄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於脉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脉不應亦如之若脉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脉之一法也至於病則必觀

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為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乘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

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藴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於人之得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

見病治病如風淫于内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無問其數以平為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内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病家論

天下之病誤於醫家者固多誤於病家者尤多醫家而

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獘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為目聞人譽某醫即信為真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别延他人覺情面有虧其人又叨任不辭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濶論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却勉强延請其誤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閱醫書每見立方必妄生議論

私改藥味其誤七也又或病勢方轉未收全功病家正疑見效太遲忽而讒言蜂起中道變更又換他醫遂至危篤其誤八也又有病變不常朝當桂附暮當芩連又有純虚之體其症反宜用硝黄大實之人其症反宜用參术病家不知以為怪僻不從其說反信庸醫其誤九也又有吝惜錢財惟賤是取況名醫皆自作主張不肯從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順受商酬謝可畧扁鵲云輕身重財不治其誤十也此猶其大端耳其中更

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則咎在醫使醫者不敢對症用藥更有製藥不如法煎藥不合度服藥非其時更或飲食起居寒暖勞逸喜怒語言不時不節難以枚舉小病無害若大病則有一不合皆足以傷生然則為病家者當何如在謹擇名醫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擇賢相而專用之其理一也然則擇賢之法若何曰必擇其人品端方心術純正又復詢其學有根柢術有淵源歷考所治果能

十全八九而後延請施治然醫各有所長或今所患非其所長則又有誤必細聽其所論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藥必能命中然後托之所謂命中者其立方之時先論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藥之後如何效驗或云必得幾劑而後有效其言無一不驗此所謂命中也如此試醫思過半矣若其人本無足取而其說又怪僻不經或游移恍惚用藥之後與其所言全不相應則即當另覓名家不得以性命輕試此則擇醫之法也

五方異治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於透出宜用疎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於疎洩宜用疎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緼於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為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於亡陽又當用辛溫為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

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逈殊者并有所産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已之能執已之見治竟無功反為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頸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即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墨點記

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壯或七壯即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醫者誤人無罪論

人命所關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無不立報乃為醫者往往壽考富厚子孫繁昌全無殃咎豈其間無悮藥害人者歟抑殺人之罪醫者不受歟蓋嘗與病者相周旋而知其故也夫醫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於醫之良者不信劣者反信之或旁人互生議論或病人自改方藥醫者

欲行其術勢必曲從病家之意偶然或愈醫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聞者亦相傳以為某人之病誤服某人之藥而死宜以為戒矣及至自已得病亦復如此若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謂命也蓋人生死有定數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則命無權故必生疾病而使之死然疾病之輕重不齊或其人善自保護則不能令其死而命又無權於是天生此等之醫布於天下凡當死者少得微疾醫者令其輕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權於是獨重則醫之殺人乃隱然奉天之

令以行其罰不但無罪且有微功故無報也世又有立心欺詐造揑假藥以取人財者此乃有心之惡與前所論不同其禍無不立至願人細思之真鑿鑿可徵非狂談也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臓腑經穴疾病等說為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為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於服藥而苦於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為針者其顯然之失有

十而精微尚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樞終始篇云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陽明嗌乾取足少陰皆不言其穴其中又有瀉子補母等義今則每病指定幾穴

此二失也兩經論治井營輸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營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其經而不言其穴者大都皆指井營五者為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內經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為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為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內而徐出不按其痏為瀉隨其經氣

徐内而疾出即按其痏為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以大指推出為瀉搓入為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其氣刺實者隂氣隆至乃去針刺虛者陽氣隆至乃出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即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壓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脉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内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寛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

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瘧疾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臟腑七竅等症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脉形體痿痺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瀉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

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内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九變者輸刺遠道刺經刺絡刺分刺大寫刺毛刺巨刺焠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針刺輸刺短刺浮刺陰刺傍刺贊刺以上二十一法視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針制有九鑱針員針鍉針鋒針鈹針員利針毫針長針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如員針小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此十失也

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云經氣已至愼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又云伏如横弩起如發機其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即使針法如古志不凝而機不達猶恐無效况乎全與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

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㽷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徧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

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容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衆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飲無食方食無飲（欲使飲食異居則水不從食以至於脾土受濕之處也）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

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即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臟腑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

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為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於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徹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即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臟腑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於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尚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著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横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即以硝黄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使隨藥而

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同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於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為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即脹滿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去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冒胸滿内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於諸症中擇最甚者為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

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爲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

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洌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湯是也然猶恐其營中陰氣為風火所煽而消耗於内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可類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温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内旣為風火所熬又復為燥藥所爍則

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為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唇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痙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濕邪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

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濕邪之法亦以淡滲為主如猪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濕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内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症亦先以發表為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乗虚陷入而無出路然後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尚不知何况

深微者乎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於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為寧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為當然也秋冬之時過煖尚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

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强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為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

後止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卧近竈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即不亡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席稍涼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傷風難治論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於肺肺為嬌臟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爍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澁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為微疾不避風寒不慎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症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

害不可勝數諺云傷風不醒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荆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營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萎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黄芩山支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病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寒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醫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乾姜之類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既見血

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即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見以千計矣傷哉

攻補寒熱同用論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盡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虛而症實如弱體之人冒風傷食之類或人實而症虛如强壯之人勞倦亡陽之類或有人本不虛而邪深難出又有人已極虛而外邪尚伏種種不同若純用補則邪氣益固純用攻則正氣隨脫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

攻補同用之法疑之者曰兩藥異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則攻者不攻補者不補不如勿服若或兩藥不相制分途而往則或反補其所當攻攻其所當補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慮也此正不然蓋藥之性各盡其能攻者必攻强補者必補弱猶掘坎於地水從高處流下必先盈坎而後進必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人參同用大黃自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氣人參自能充益正氣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分經別

臟有神明之道焉如瘧疾之小柴胡湯瘧之寒熱往來乃邪在少陽木邪侮土中宫無主故寒熱無定於是用柴胡以驅少陽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參以健中宫之氣人參必不入肝胆則少陽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氣自旺二藥各歸本經也如桂枝湯桂枝走衛以祛風白芍走營以止汗亦各歸本經也以是而推無不盡然試以神農本草諸藥主治說細求之自無不得矣凡寒熱兼用之法亦同此義故天下無難治之症後世醫者

不明此理樂惟一途若遇病情稍異非顧此失彼即游移浮泛無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於古人製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補寒熱雜亂不倫是又殺人之術也

臨病人問所便論

病者之愛惡苦樂即病情虛實寒熱之徵醫者望色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處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則賴醫者推求其理耳

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為醫者言之則醫者正可
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
真對症施治反執已之偏見强制病人未有不誤人者
如傷寒論中云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則傷
寒内中風之症未甞禁其食也乃醫者見為傷寒之症
斷不許食凡屬感症皆不許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
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餓而死者又傷寒論云欲飲水
者稍稍與之蓋實火煩渴得水則解未甞禁冷水也乃

醫家凡遇欲冷飲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斷絶不與至煩渴而死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蓋病者之性情氣體有能受温熱者有能受寒涼者有不受補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從我意見况醫者之意見亦各人不同於是治病之法無一中肯者矣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蓋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實之所在如身大熱而反欲熱飲則假熱而真寒也身寒戰而反欲寒飲是假寒而真熱

也以此類推百不失一而世之醫者偏欲與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與病相害者則醫者宜開導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則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濕病則酒宜忌之類此則不可縱欲以益其疾若與病症無礙而病人之所喜則從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經辨症之精義也

治病不必顧忌論

凡病人或體虛而患實邪或舊有他病與新病相反或

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內外上下各有所病醫者躊躇束手不敢下藥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藥惟病是求藥所以制病有一病則有一藥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則其藥耑至於病所而驅其邪決不反至無病之處以為禍也若留其病不使去雖强壯之人遷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無攻伐之理若或傷寒而邪入陽明則仍用硝黄下藥邪去而精氣自復如或懷姙之婦忽患癥瘕

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發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氣之衰而兼用補益如傷寒之後食復女勞復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並不因病後而用温補惟視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復有所顧慮故天下無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誤或太過則不病之處亦傷而人危矣俗所謂有病病當之此歷古相傳之法也故醫者當疑難之際多所顧忌不敢對症用藥者皆視病不明辨症不的

審方不眞不知古聖之精義者也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天下有治法不誤而始終無效者此乃病氣深痼非泛然之方藥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營衛之間即使病勢極重而所感之位甚淺邪氣易出至於臟腑筋骨之痼疾如勞怯痞隔風痺痿厥之類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臟腑筋骨如油之入麵與正氣相併病家不知屢易醫家醫者見其不效雜藥亂投病日深而元氣日敗遂至不

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尋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書者如風痺大症之類前錄古方數首後附以通治之方數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豈有愈期必當徧考此病之種類與夫致病之根源及變遷之情狀并詢其歷來服藥之誤否然後廣求古今以來治此症之方選擇其内外種種治法次第施之又時時消息其效否而神明變通之則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執數首通治之方屢試不効其計遂窮未有不誤者也故治大症必學問深

博心思精敏又專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極重極久之病諸藥罔效忽服極輕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專治之方從前皆係誤治忽遇對症之藥自然應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論

治病之法自當欲其速愈世之論者皆以為治早而藥中病則愈速治緩而藥不中病則愈遲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論治之遲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内經藏氣法時論

云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傷寒論云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又云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靜養調攝以待之不可亂投藥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劑以希功即使不誤藥力勝而元氣反傷更或有不對症之藥不惟無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況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漸復精神豈有驟長之理

至於外科則起發成膿生肌收口亦如痘疹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誤固有遷延生變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則如揠苗助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乃病家醫家皆不知之醫者投藥不效自疑為未當又以別方試之不知前方實無所害特時未至耳乃反誤試諸藥愈換而病愈重病家以醫者久而不效更換他醫他醫徧閲前方知其不效亦復更換他藥愈治愈遠由是斷斷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

足責為醫者豈可不知而輕以人嘗試乎若醫者審知之而病家必責我以近效則當明告之故決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醫者另立良方則以和平輕淡之藥姑以應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則力辭之斷不可徇人情而至於誤人如此則病家一時或反怨謗以後其言果驗則亦知我識高而品崇矣

治人必考其驗否論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

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為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為醫者皆憒憒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卧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不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於何時減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

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於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止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冐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尚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為功其或無

效或至於死亦諉於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為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於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答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為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為庸醫之所誤兩有所益也

防微論

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久而深入則難治内經云聖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傷寒論序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昔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見之後則已入臟不可治療而逃矣歷聖相傳如同一轍蓋病之始入風寒既淺氣血臟腑未傷自然治之甚易至於邪氣深入則邪氣與正氣相亂欲攻邪則礙正欲扶正則助邪即使邪漸去而正氣已不支矣若夫

得病之後更或勞動感風傷氣傷食謂之病後加病尤極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館道途得者往往難治非所得之病獨重也乃既病之後不能如在家之安適而及早治之又復勞動感冒致病深入而難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為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此則凡人所當深省而醫者亦必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體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論

凡一病必有數症有病同症異者有症同病異者有症與病相因者有症與病不相因者蓋合之則曰病分之則曰症古方以一藥治一症合數症而成病即合數藥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藥治幾症者有合幾藥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藥亦異變化無窮其淺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黄連半夏不寐用棗仁茯神之類人皆知之至於零雜之症如内經所載喘惋噫語吞欠

噫嘔笑泣目瞑嗌乾心懸善恐涎下涕出齧唇齧舌善忘善怒喜握多夢嘔酸魄汗等症不可勝計或由司天運氣或由臟腑生尅或由邪氣傳變內經言之最詳後之醫者病之總名亦不能知安能於一病之中辨明衆症之源流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備細言之而彼實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藥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應命并有用相反之藥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無門可告也學醫者當熟讀內經每症究其緣由詳其情狀辨其異

同審其眞偽然後徧考方書本草詳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應手輒愈不知者以為神奇其實古聖皆有成法也

補藥可通融論

古人病愈之後即令食五穀以養之則元氣自復無所謂補藥也黄農仲景之書豈有補益之方哉間有别載他書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養性補益等各立一門遂開後世補養服食之法以後醫家凡屬

體虛病後之人必立補方以為調理善後之計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熱為主無非參术地黃桂附鹿茸之類托名祕方異傳其氣體合宜者一時取效久之必得風痺陰涸等疾隱受其害雖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說固不足論至體虛病後補藥之方自當因人而施視臟腑之所偏而損益之其藥亦不外陰陽氣血擇和平之藥數十種相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

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問其陰陽臟腑何者專重而已況膏丸合就必經月經時而後服完若必每日視脈察色而後服藥則必須一日換一丸方矣故凡服補藥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說過為艱難慎重取貴僻之藥以為可以卻病長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輕藥愈病論

古諺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說自宋以前已有之蓋因醫

道失傳治人多誤病者又不能辨醫之高下故不服藥雖不能愈病亦不至為藥所殺況病茍非死症外感漸退內傷漸復亦能自愈故云中醫此過於小心之法也而我以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難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誠不必服藥若難愈及不愈之疾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則莫若擇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小誤亦無害對病有奇功此則不止於中醫矣

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等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其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以生姜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熱性之藥與寒氣相關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

三症飲之必危曽見有人中暑而服濃姜湯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葢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雖極淺之藥而亦有深義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擇藥性之最輕淡者隨症飲之則服藥而無服藥之誤不服藥而有服藥之功亦養生者所當深考也

腹内癰論

古之醫者無分内外又學有根柢故能無病不識後世

內外科旣分則顯然為內症者內科治之顯然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內外未顯然者則各執一說各擬一方歴試諸藥皆無效驗輕者變重重者即殞矣此等症不特外科當知之即內科亦不可不辨明眞確知非已責即勿施治毋至臨危束手而後委他人也腹內之癰有數症有肺癰有肝癰有胃脘癰有小腸癰有大腸癰有膀胱癰惟肺癰咳吐腥痰人猶易辨餘者或以為痞結或以為瘀血或以為寒痰或以為食積醫

藥雜投及至成膿治已無及并有不及成膿而死者病者醫者始終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結瘀血寒痰食積之狀凡痞結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漸而成寒痰則痛止無定又必另現痰症食積則必有受傷之日且三五日後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則痛有常所而遷延益甚金匱云諸脉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淅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以手按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此數句乃内癰真諦也又云腸癰之為病身甲錯腹

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是也若肝癰則脇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小腸癰與大腸癰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癰則痛在小腹之下近毛際著皮即痛小便亦艱而痛胃脘癰則有虛實二種其實者易消若成膿必大吐膿血而愈惟虛症則多不治先胃中痛脹久而心下漸高其堅如石或有寒熱飲食不進按之尤痛形體枯瘦此乃思慮傷脾之症不待癰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處惡寒倦卧不能食者皆當審察防成內

癰甚毋因循求治於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膿潰自傷其生也

圍藥論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圍藥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頂不高蓋人之一身豈能無七情六慾之伏火風寒暑濕之留邪飲食痰涎之積毒身無所病皆散處退藏氣血一聚而成癰腫則諸邪四面皆會惟圍藥能截之使不併合則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

之毒不能透出皮膚勢必四布為害惟圍藥能束之使不散漫則氣聚而外洩矣如此則形小頂高易膿易潰矣故外治中之圍藥較之他藥為特重不但初起為然即成膿收口始終賴之一日不可缺若世醫之圍藥不過三黄散之類每試不效所以皆云圍藥無用如有既破之後而仍用圍藥者則羣然笑之故極輕之毒往往至於散越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圍藥之故也至於圍藥之方亦甚廣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為主而

寒熱攻提和平猛厲則當隨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輕議圜藥之非安望其術之能工也

難經論

難經非經也以經文之難解者設為問難以明之故曰難經言以經文為難而釋之也是書之㫖蓋欲推本經㫖發揮至道剖晰疑義垂示後學眞讀内經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盡善者其問答之詞有即引經文以釋之者經文本自明顯引之或反遺其要以至經語反晦

或則無所發明或則與兩經相背或則以此誤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機杼發揮妙道未嘗見於內經而實能顯內經之奥義補内經之所未發此蓋別有師承足與内經並垂千古不知創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書而越人引以為証乎自隋唐以來其書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無能駁正之者蓋業醫之輩讀難經而識其大義已為醫道中傑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内經求其異同得失乎古今流傳之載籍凡有舛誤後人無敢議者

比比然也獨難經乎哉餘詳余所著難經經釋中

傷寒論

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紜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叙所述乃為庸醫誤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知此書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往不得其義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在後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

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厲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幾叔和所定為可信何則叔和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脉聲色對病眞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以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無叔和安有此書且諸人所編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症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症雜於陰經之中以為宜改入陽經之内不知陰

經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圓機活法泯没不可問矣凡讀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訣歴歴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心自能融會貫通否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

金匱論

金匱要略乃仲景治雜病之書也其中缺略處頗多而上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也其論病皆本於内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

於神農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方仲景間有隨症加減之法其脉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傳之真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游移參錯之處實能洞見本源審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眞乃醫方之經也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否然諸大症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此為經而參考推廣之已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眞訣僅自成一家不可與金

置並列也

脉經論

王叔和著脉經分門別類條分縷晰其原亦本內經而漢以後之說一無所遺其中旨趣亦不能晝一使人有所執持然其滙集羣言使後世有所考見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為道不過驗其血氣之盛衰寒熱及邪氣之流在何經何臟與所現之症參觀互考以究其生尅順逆之理而後吉凶可憑所以內經難經及仲景之

論脉其立論反若甚疎而應驗如神若執脉經之說以為某病當見某脉某脉當得某病雖内經亦間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瑣也試而不驗於是或咎脉之不準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藥之不對症而不知皆非也葢病有與脉相合者有與脉不相合者兼有與脉相反者同一脉也見於此症為宜見於彼症為不宜同一症也見某脉為宜見某脉為不宜一病可見數十脉一脉可現數百症變動不拘若泥定一説則從脉而症不合從症

而脈又不合反令人徬徨無所適從所以古今論脈之家彼此互異是非各别人持一論得失相半總由不知變通之精義所以愈密而愈踈也讀脈經者知古來談脈之詳密如此因以考其異同辨其得失審其真偽窮其變通則自有心得若欲汎脈以治病必至全無把握學者必當先參於内經難經及仲景之說而貫通之則胷中先有定見後人之論皆足以廣我之見聞而識力愈真此讀脈經之法也

千金方外臺論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臟腑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内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減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於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

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雜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皆採擇古方不無兼取後世偏雜之法其所用藥未必全本於神農兼取雜方單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症者固多不對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專在於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矣此醫道之一大變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藥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滅之處至唐王燾所集外臺一

書則纂集自漢以來諸方滙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大備但其人本非專家之學故無所審擇以為指歸乃醫方之類書也然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讀之者茍胷中無成竹則衆說紛紜羣方淆雜反茫然失其所據故讀千金外臺者必精通於内經仲景本草等書胷中先有成見而後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可資我博採之益否則反亂人意而無所適從嗟乎千金外臺且然況後世偏駁雜亂之書能不惑人之心志

哉等而下之更有無稽杜譔之邪書尤不足道矣

活人書論

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功於仲景者活人書為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所現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則讀者茫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分縷晰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豈非後學之津梁乎其書獨出機杼又能全本經文

無一字混入己意豈非好學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繼往開來者乎後世之述傷寒論者唐宋以來已有將經文刪改移易不明不貫至近代前條辨尚論編等書又復顛倒錯亂各逞意見互相辯駁總由分症不清欲其强合所以日就支離若能參究此書則任病情之錯綜反覆而治法仍歸一定何必聚訟紛紜致古人之書愈講而愈晦也

太素脉論

診脉以之治病其血氣之盛衰及風寒暑濕之中人可驗而知也乃相傳有太素脉之說以候人之壽夭窮通智愚善惡纎悉皆備夫脉乃氣血之見端其長而堅厚者為壽之徵其短小而薄弱者為夭之徵清而有神為智之徵濁而無神為愚之徵理或宜然若善惡已不可知窮通則與脉何與然或得壽之脉而其人或不謹於風寒勞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愛護調攝得以永年又有血氣甚清而神志昏濁者形質甚濁而神志

清明者即壽夭智愚亦不能皆驗況其他乎又書中更神其說以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財若干父母何人子孫何若則更荒唐矣天下或有習此術而言多驗者此必別有他術以推測而偉中借此以神其說耳若盡於脉見之斷斷無是理也

婦科論

婦人之疾與男子無異惟經期胎產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經帶胎產之血易於

凝滯故較之男子為多故古人名婦科謂之帶下醫以其病總屬於帶下也凡治婦人必先明衝任之脉衝脉起於氣街在毛際兩旁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胷中而散任脉起於中極之下臍旁四寸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又云衝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脉之海此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明於衝任之故則本原洞悉而後其所生之病千條萬緒可以知其所從起更參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則每症必有傳受不概

治以男子泛用之藥自能所治輒效矣至如世俗相傳之邪說如胎前宜涼產後宜溫等論夫胎前宜涼理或有之若產後宜溫則脫血之後陰氣大傷孤陽獨熾又瘀血未淨結為蘊熱乃反用姜桂等藥我見時醫以此殺人無數觀仲景先生於產後之疾以石羔白薇竹茹等藥治之無不神效或云產後瘀血得寒則凝得熱則行此大謬也凡瘀血凝結因熱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熱降而解如桃仁承氣湯非寒散而何未

聞此湯能凝血也蓋産後瘀血熱結為多熱瘀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乾血永無解散之日其重者陰涸而即死輕者成堅痞褥勞等疾惟實見其真屬寒氣所結之瘀則宜用温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於古聖而反宗後人之邪說皆足以害人諸科皆然不獨婦科也

痘科論

今天下之醫法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於臟腑骨脈而發於天時所謂本於臟腑骨脈者凡人受生之初

陰陽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之處伏於臓腑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沴戾日積與人身之臓腑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發於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之術也柰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刼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内經云火鬱則發之

其遇天時炎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際氣為寒束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即不醫則溫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槩用寒涼至其用蚯蚓桑蟲全蝎等毒藥為禍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視為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死非其識見之高乃其用藥

之靈也故症之生死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者則清火解毒當培養氣血者則溫托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於是羣以為痘科最易不知殺人亦最多也

附種痘說

種痘之法此仙傳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

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則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時痘之戾氣四也擇天地温和之日五也擇小兒無他病之時六也其痘苗皆取種出無毒之善種七也凡痘必漿成十分而後毒不陷種痘之漿五分以上即無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靨并有延至一月者種痘則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種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種而死者則自出斷無

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於種出危險之痘或生痘毒此則醫家不能用藥之故種痘之人更能畧知治痘之法則尤為十全矣

幼科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變蒸胎驚之類與成人異者不可勝舉非若婦人之與男子異者止經産數端耳古人所以另立專科其說精詳明備自初生以至成童

其病名不啻以百計其治法立方種種各別又婦人之與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餘諸症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真傳也後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至於調攝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蓋小兒純陽之體最宜清涼今人非太煖即太飽而其尤害者則在於有病之後而數與之乳乳之為物

得熱則堅紉如棉絮况兒有病則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則愈充滿一與之吮則迅疾湧出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復充填積胃口化為頑痰痰火相結諸脉皆閉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飯幾何當病危之時其食與平時不減安有不死者哉然囑病家云乳不可食則羣相詬曰乳猶水也食之何害况兒虛如此全賴乳養若復禁乳則餓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將醫家詬駡其餘之不當食而食與當食而反不與之食種種失宜

不可枚舉醫者豈能坐守之使事事合節耶況明理之醫能知調養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兒之所以難治者非盡不能言之故也

瘍科論

瘍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傳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後施治皆有成法必讀書臨症二者皆到然後無誤其升降圍點去腐生肌呼膿止血膏塗洗熨等方皆必純正和平屢試屢驗者乃能應手而愈至於

內服之方護心托毒化膿長肉亦有眞傳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强弱陰陽而為加減此則必通於內科之理全在學問根柢然又與內科不同蓋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傳授焉故外科總以傳授為主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為尤易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時復感他氣或因外症重極內傷臟腑則不得不兼

內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講於內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後能兩全而無失若不能治其內症則並外症亦不可救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若為外科者不能兼則當另請名理內科為之定方而為外科者參議於其間使其藥與外症無害而後斟酌施治則庶幾兩有所益若其所現內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極而昏暈膿欲成而生寒熱毒內陷而脹滿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內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內科也但其道甚微

其方甚衆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淺言之則惟記煎方數首合膏圓藥幾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則經絡臟腑氣血骨脈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態萬狀無不盡識其方亦無病不全其珍奇貴重難得之藥亦無所不備雖遇極奇極險之症亦了然無疑此則較之内科為更難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論

祝由之法内經賊風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變氣論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虛邪賊風内著五臟骨髓外傷孔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觀之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傳近所傳符咒之術間有小效而病

之大者全不見功蓋岐伯之時已然况後世哉存而不論可也

獸醫論

禽獸之病由於七情者少由於風寒飲食者多故治法較之人爲猶易夫禽獸之臓腑經絡雖與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氣不甚相遠故其用藥亦與人大略相同但其氣粗血濁其所飲食非人之飲食則藥亦當别有主治不得盡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馬之食則當用消草之

藥犬豕之食則當用消糠豆之藥是也又有專屬之品如猫宜烏藥馬宜黄藥之類而其病亦一獸有一獸獨患之病此則另有專方主治餘則與人大段相同但必劑大而力厚之方取效為易其中又有天運時氣之不同變化多端亦必隨症加減此理亦廣博深奥與治人之術不相上下今則醫人之醫尚絶傳况獸醫乎

四大家論

醫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説指張仲景劉河間

李東垣朱丹溪四人謂為千古醫宗此真無知妄談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猶儒宗之孔子河間東垣乃一偏之學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而調停去取以開學者便易之門此乃世俗之所謂名醫也三子之於仲景未能望見萬一乃躋而與之並稱豈非絕倒如扁鵲倉公王叔和孫思邈輩則實有師承各擅絕技然亦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漢唐諸子之流亦斷斷不可孔子並列況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劉則專崇內

經而實不能得其精義朱則平易淺近未覩本原至於東垣執尚理脾胃之說純用升提香燥意見偏而方法亂貽誤後人與仲景正相反後世頗宗其說皆由世人之於醫理全未夢見所以為所惑也更可駭者以仲景有傷寒論一書則以為專明傷寒金匱要略則以為不可依以治病其說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輕三子也蓋此說行則天下惟知竊三子之緒餘而不深求仲景之學則仲景延續先聖之法從此日衰而天下萬世夭扎載

途其害不小故當亟正之也

醫家論

醫之高下不齊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盡智竭謀小心謹慎猶不至於殺人更加以詐偽萬端其害不可窮矣或立奇方以取異或用僻藥以惑衆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盜名或造假經偽說瞞人駭俗或明知此病易曉偽說彼病以示奇如冬月傷寒强加香

薷於傷寒方内而愈以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感人之法也如本係熱症强加乾姜於涼藥之内而愈以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乾姜乃泡過百次而無味者也於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險先使其瘡極大令人驚惶而後治之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條鎗之類不顧人之極痛一概用之哀號欲死全無憐憫之心此等之人不過欲欺人圖利即使能知一二亦為私欲所汩沒

安能奏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於害人況果能虛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衆而利亦隨之若專於求利則名利必兩失醫者何若舍此而蹈彼也

醫學淵源論

醫書之最古者內經則醫之祖乃岐黃也然本草起於神農則又在黃帝之前矣可知醫之起起於藥也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臟腑之原內傷外感之異與夫君臣佐

使大小竒偶之制神明夫用藥之理醫學從此大備然其書講人身臟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與針灸雜法為多而製方尚少至伊尹有湯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傳聞無成書可考至扁鵲倉公而湯藥之用漸廣張仲景先生出而雜病傷寒專以方藥為治遂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農黄帝之精義皆從古相傳之方仲景不過集其成耳自是之後醫者以方藥為重其於天地陰陽經絡臟腑之道及針灸雜術往往不甚考

求而治病之法從此一變唐宋以後相尋彌甚至元之劉河間張潔古等出未嘗不重内經之學凡論病必先叙經文而後採取諸家之説繼乃附以治法似為得㫖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經義而於仲景制方之義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説非影響即支離各任其偏而不歸於中道其尤偏駁者李東垣為甚惟以温燥脾胃為主其方亦毫無法度因當時無真實之學盜竊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絶至明之薛立齋尤浮泛荒謬猶聖賢

之學變而為腐爛時文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農黄帝之精義則藥性及臟腑經絡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惟曰某病則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令病者遷延自愈者胸中毫無把握惟以簡易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載途矣安得有參本草窮内經熟金匱傷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總

由於習醫者皆貧苦不學之人專以此求衣食故衹記數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復更求他法故其禍遂至於此也

考試醫學論

醫為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於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陞補元亦彷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慎重醫道之意未嘗異

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後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為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勦襲醫書或托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為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岐黃之精義幾絶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則許掛牌行道既行之後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疎治法謬誤者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改

業教授以上亦如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衆治效神妙者倐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為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曰瘡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臟腑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考訂藥性病變製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

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於聖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絶矣豈可聽涉獵杜譔全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為兒戲乎

醫非人人可學論

今之學醫者皆無聊之甚習此業以為衣食之計耳孰知醫之為道乃古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祕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也黄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奥搜羅廣遠非淵

博通達之人不可學也凡病之情傳變在於頃刻真偽一時難辨一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虚懐靈變之人不可學也病名以千計病症以萬計臟腑經絡内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竟其説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也又内經以後支分派别人自為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説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也故為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去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

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黙契若今之學醫者與前數端事事相反以通儒畢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無文理之人欲頃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喪而枉死者徧天下也

名醫不可為論

為醫固難而為名醫尤難何則名醫者聲價甚髙敦請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屬輕小之疾不即延

治必病勢危篤近醫束手舉家以為危然後求之夫病勢而人人以為危則眞危矣又其病必遷延日久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病情數變已成壞症為名醫者豈眞有起死回生之術哉病家不明此理以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醫之束手亦何以異於人哉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則當之者難為情矣若此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倘此症萬死之中

猶有生機一線若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若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雖當定方之時未嘗不明白言之然人情總以成敗為是非既含我之藥而死其咎不容諉矣又或大病差後元氣虛而餘邪尚伏善後之圖尤宜深講病家不知失於調理愈後復發仍有歸咎於醫之未善者此類甚多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也知其難則醫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旁觀

之人亦宜曲諒也然世又有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殺人之實無殺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術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內矣

邪說陷溺論

古聖相傳之說揆之於情有至理驗之於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於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為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

來久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某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如風火雜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以大劑桂枝湯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輕者身熱悶亂於是罪及仲景以為桂枝湯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誤人豈不謬乎所

謂無積之邪說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傷寒陽明之藥傷寒皆在冬至以後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謂痢疾血症皆無止法夫痢血之病屬實邪有瘀者誠不可以遽止至於滑脫空竭非止不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謂餓不死之傷寒吃不死之痢疾夫傷寒論中以能食不能食驗中寒中風之別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況邪方退非扶其胃氣則病變必多宿食欲行非新穀入胃則腸中之氣必不下達但

不可過用耳孰餓不死之説而傷寒之禁其食而餓死者多矣謂痢疾為吃不殺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則其胃氣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謂痢疾之人無物不可食孰吃不殺之説而痢疾之過食而死者多矣此皆無稽之談不可枚舉又有近理之説而謬解之者亦足為害故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歷試方不為邪説所誤故聖人深惡夫道聽塗説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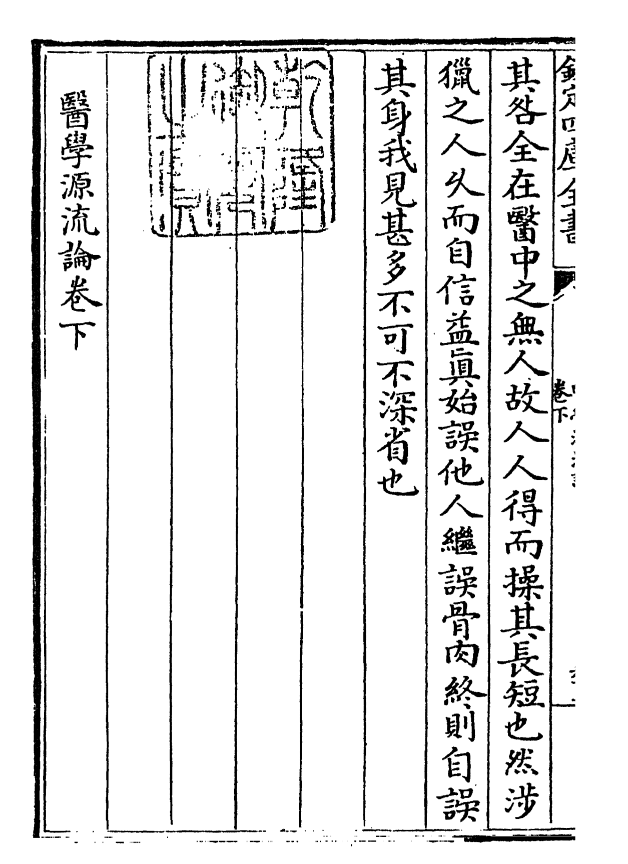
涉獵醫書誤人論

人之死誤於醫家者十之三誤於病家者十之三誤於旁人涉獵醫書者亦十之三葢醫之為道乃通天徹地之學必全體明而後可以治一病若全體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舉以試人輕淺之病或能得效至於重大疑難之症亦以一偏之見妄議用藥一或有誤生死立判矣間或偶然倖中自以為如此大病猶能見功益復自信以後不拘何病輒妄加議論至殺人之後猶以為病

自不治非我之過於是終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則有故焉蓋病皆不知醫之人而醫者寫方即去見有稍知醫理者議論鑿鑿又關切異常情面甚重自然聽信誰知彼乃偶然繙閲及道聽塗說之談彼亦未嘗審度從我之說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從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醫書自以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學問品望倍加信從而世之醫人因自己全無根柢辨難反出其

下於是深加佩服彼以為其乃名醫尚不如我遂肆然為人治病愈則為功死則無罪更有執一偏之見恃其文理之長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此等之人不可勝數嗟乎古之為醫者皆有師承而又無病不講無方不通一有邪說異論則引經據典以折之又能實有把持所治必中故餘人不得而參其末議今之醫者皆全無本領一書不讀故涉獵醫書之人反出而臨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醫者而反信夫涉獵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

其咎全在醫中之無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長短也然涉獵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誤他人繼誤骨肉終則自誤其身我見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醫學源流論卷下